

第十九回

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

话说齐桓公归国，管仲奏曰：“东迁以来，莫强于郑。郑灭东虢而都之，前嵩后河，右洛左济，虎牢之险，闻于天下。故在昔庄公恃之，以伐宋兼许，抗拒王师，今又与楚为党。楚，僭国也，地大兵强，吞噬汉阳诸国，与周为敌。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诸侯，非攘楚不可，欲攘楚，必先得郑。”桓公曰：“吾知郑为中国之枢，久欲收之，恨无计耳。”宁戚进曰：“郑公子突为君二载，祭足逐之而立子忽，高渠弥弑忽而立子亹，我先君杀子亹，祭足又立子仪。祭足以臣逐君，子仪以弟篡兄，犯分逆伦，皆当声讨。今子突在栎，日谋袭郑，况祭足已死，郑国无人。主公命一将往栎，送突入郑，则突必怀主公之德，北面而朝齐矣。”桓公然之，遂命宾须无引兵车二百乘，屯于栎城二十里之外。宾须无预遣人致齐侯之意。

郑厉公突先闻祭足死信，密差心腹到郑国打听消息，忽闻齐侯遣兵送己归国，心中大喜，出城远接，大排宴会。二人叙话间，郑国差人已转，回说：“祭仲已死，如今叔詹为上大夫。”宾须无曰：“叔詹何人？”郑伯突曰：“治国之良，非将才也。”差人又禀：“郑城有一奇事：南门之内，有一蛇长八尺，青头黄尾，门外又有一蛇，长丈余，红头绿尾，斗于门阙之中，三日三夜，不分胜负，国人观者如市，莫敢近之。后十七日，内蛇被外蛇咬死，外蛇竟奔入城，至太庙之中，忽然不见。”须无欠身贺郑伯曰：“君位定矣。”郑伯突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须无曰：“郑国外蛇即君也，长丈余，君居长也。内蛇子仪也，长八尺，弟也。十七日而内蛇被伤，外蛇入城者，君出亡以甲申之夏，今当辛丑之夏，恰十有七年矣。内蛇伤死，此子仪失位之兆，外蛇入于太庙，君主宗祀之征也。我主方申大义于天下，将纳君于正位，蛇斗适当其时，殆天意乎！”郑伯突曰：“诚如将军之言，没世不敢负德！”宾须无乃与郑伯定计，

夜袭大陵。

傅瑕率兵出战，两下交锋，不虞宾须无绕出背后，先打破大陵，插了齐国旗号。傅瑕知力不敌，只得下车投降。郑伯突衔傅瑕十七年相拒之恨，咬牙切齿叱左右：“斩讫报来！”傅瑕大呼曰：“君不欲入郑耶，何为杀我？”郑伯突唤转问之。傅瑕曰：“君若赦臣一命，臣愿梟子仪之首。”郑伯突曰：“汝有何策，能杀子仪？不过以甘言哄寡人，欲脱身归郑耳。”瑕曰：“当今郑政皆叔詹所掌，臣与叔詹至厚，君能赦我，我潜入郑国，与詹谋之，子仪之首，必献于座下。”郑伯突大骂：“老贼奸诈，焉敢诳吾？吾今放汝入城，汝将与叔詹起兵拒我矣。”宾须无曰：“瑕之妻孥，见在大陵，可囚于栎城为质。”傅瑕叩头求哀：“如臣失信，诛臣妻子。”且指天日为誓，郑伯突乃纵之。

傅瑕至郑，夜见叔詹。詹见瑕，大惊曰：“汝守大陵，何以至此？”瑕曰：“齐侯欲正郑位，命大将宾须无统领大军，送公子突归国，大陵已失，瑕连夜逃命至此。齐兵旦晚当至，事在危急，子能斩子仪之首，开城迎之，富贵可保，亦免生灵涂炭，转祸为福，在此一时，不然，悔无及矣！”詹闻言嘿然，良久曰：“吾向日原主迎立故君之议，为祭仲所阻，今祭仲物故，是天助故君。违天必有咎，但不知计将安出？”瑕曰：“可通信栎城，令速进兵。子出城，伪为拒敌，子仪必临城观战，吾觑便图之。子引故君入城，大事定矣。”叔詹从其谋，密使人致书于突，傅瑕然后参见子仪，诉以齐兵助突，大陵失陷之事。子仪大惊曰：“孤当以重赂求救于楚，待楚兵到日，内外夹攻，齐兵可退。”叔詹故缓其事。过二日，尚未发使往，谍报：“栎军已至城下。”叔詹曰：“臣当引兵出战，君同傅瑕登城固守。”子仪信以为然。

却说郑伯突引兵先到，叔詹略战数合，宾须无引齐兵大进，叔詹回车便走，傅瑕从城上大叫曰：“郑师败矣！”子仪素无胆勇，便欲下城，瑕从后刺之，子仪死于城上。叔詹叫开城门，郑伯同宾须无一同入城。傅瑕先往清宫，遇子仪二子，俱杀之，迎突复位。国人素附厉公，欢声震地。厉公厚贿宾须无，约以冬十月亲至齐庭乞盟，须无辞归。厉公复位数日，人心大定，乃谓傅瑕曰：“汝守大陵，十有七年，力拒寡人，可谓忠于旧君矣。今贪生畏死，复为寡人而弑旧君，汝心不可测也，寡人当为子仪报仇！”喝令力士押出，斩于市曹，其妻孥姑赦弗诛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郑突奸雄世所无，借人成事又行诛。

傅瑕不爱须臾活，赢得忠名万古呼。

原繁当先赞立子仪，恐其得罪，称疾告老，厉公使人责之，乃自缢而死。厉

公复治逐君之罪，杀公子闾。强钜避于叔詹之家，叔詹为之求生，乃免死，刖其足。公父定叔出奔卫国，后三年，厉公召而复之，曰：“不可使共叔无后也！”祭足已死勿论。叔詹仍为正卿，堵叔、师叔并为大夫，郑人谓之“三良”。

再说齐桓公知郑伯突已复国，卫、曹二国，去冬亦曾请盟，欲大合诸侯，刑牲定约。管仲曰：“君新举霸事，必以简便为政。”桓公曰：“简便如何？”管仲曰：“陈、蔡、邾自北杏之后，事齐不贰，曹伯虽未会，已同伐宋之举，此四国，不必再烦奔走。惟宋、卫未尝与会，且当一见。俟诸国齐心，方举盟约可也。”言未毕，忽传报：“周王再遣单蔑报宋之聘，已至卫国。”管仲曰：“宋可成矣。卫居道路之中，君当亲至卫地为会，以亲诸侯。”桓公乃约宋、卫、郑三国，会于鄆地，连单子、齐侯，共是五位，不用歃血，揖让而散，诸侯大悦。齐侯知人心悦从，乃大合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诸国于幽地，歃血为盟，始定盟主之号。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。

却说楚文王熊赀，自得息妫立为夫人，宠幸无比。三年之内，生下二子，长曰熊渠，次曰熊恽。息妫虽在楚宫三载，从不与楚王说话，楚王怪之。一日，问其不言之故，息妫垂泪不答。楚王固请言之，对曰：“吾一妇人而事二夫，纵不能守节而死，又何面目向人言语乎？”言讫泪下不止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息亡身入楚王家，回看春风一面花。

感旧不言常掩泪，只应翻恨有容华。

楚王曰：“此皆蔡献舞之故，孤当为夫人报此仇也，夫人勿忧。”乃兴兵伐蔡，入其郛。蔡侯献舞肉袒伏罪，尽出其库藏宝玉以赂楚，楚师方退。

适郑伯突遣使告复国于楚，楚王曰：“突复位二年，乃始告孤，慢孤甚矣。”复兴兵伐郑，郑谢罪请成，楚王许之。周釐王四年，郑伯突畏楚，不敢朝齐，齐桓公使人让之。郑伯使上卿叔詹如齐，谓桓公曰：“敝邑困于楚兵，早夜城守，未获息肩，是以未修岁事。君若能以威加楚，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？”桓公恶其不逊，囚詹于军府。詹视隙逃回郑国，自是郑背齐事楚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周釐王在位五年崩。子阍立，是为惠王。惠王之二年，楚文王熊赀淫暴无政，喜于用兵。先年，曾与巴君同伐申国，而惊扰巴师。巴君怒，遂袭那处，克之，守将阎敖游涌水而遁，楚王杀阎敖，阎氏之族怨王。至是，约巴人伐楚，愿为内应。巴兵伐楚。楚王亲将迎之，大战于津。不提防阎族数百人，假作楚军，混入阵中，竟来跟寻楚王。楚军大乱，巴兵乘之，遂大败楚，楚王面颊中箭而奔。巴君不敢追逐，收兵回国，阎氏之族从之，遂为巴

人。楚王回至方城，夜叩城门，鬻拳在门内问曰：“君得胜乎？”楚王曰：“败矣！”鬻拳曰：“自先王以来，楚兵战无不胜。巴，小国也，王自将而见败，宁不为人笑乎？今黄不朝楚，若伐黄而胜，犹可自解。”遂闭门不纳。楚王愤然谓军士曰：“此行再不胜，寡人不归矣！”乃移兵伐黄。王亲鼓，士卒死战，败黄师于蹇陵。是夜，宿于营中，梦息侯怒气勃勃而前曰：“孤何罪而见杀？又占吾疆土，淫吾妻室，吾已请于上帝矣。”乃以手批楚王之颊，楚王大叫一声，醒来箭疮迸裂，血流不止，急传令回军，至于湫地，夜半而薨。鬻拳迎丧归葬，长子熊 嗣立。鬻拳曰：“吾犯王二次，纵王不加诛，吾敢偷生乎？吾将从王于地下！”乃谓家人曰：“我死，必葬我于经皇，使子孙知我守门也。”遂自刭而死。熊 怜之，使其子孙，世为大阍。先儒左氏称鬻拳为爱君，史官有诗驳之，曰：

谏主如何敢用兵？闭门不纳亦堪惊。

若将此事称忠爱，乱贼纷纷尽借名。

郑厉公闻楚文王凶信，大喜曰：“吾无忧矣。”叔詹进曰：“臣闻‘依人者危，臣人者辱。’今立国于齐、楚之间，不辱即危，非长计也。先君桓、武及庄，三世为王朝卿士，是以冠冕列国，征服诸侯。今新王嗣统，闻虢、晋二国朝王，王为之飨醴命宥，又赐玉五珏，马三匹。君不若朝贡于周，若赖王之宠，以修先世卿士之业，虽有大国，不足畏也。”厉公曰：“善。”乃遣大夫师叔如周请朝。

师叔回报：“周室大乱。”厉公问：“乱形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昔周庄王嬖妾姚姬，谓之王姚，生子颓，庄王爱之，使大夫芑国为之师傅。子颓性好牛，尝养牛数百，亲自喂养，饲以五谷，被以文绣，谓之‘文兽’。凡有出入，仆从皆乘牛而行，践踏无忌。又阴结大夫芑国、边伯、子禽、祝跪、詹父，往来甚密，釐王之世，未尝禁止。今新王即位，子颓恃在叔行，骄横益甚，新王恶之，乃裁抑其党，夺子禽、祝跪、詹父之田。新王又因筑苑囿于宫侧，芑国有圃，边伯有室，皆近王宫，王俱取之，以广其囿。又膳夫石速进膳不精，王怒，革其禄，石速亦憾王。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乱，奉子颓为君以攻王，赖周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敌，众人不能取胜，乃出奔于苏。先周武王时，苏忿生为王司寇有功，谓之苏公，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。忿生死，其子孙为狄所制，乃叛王而事狄，又不缴还采地于周。桓王八年，乃以苏子之田，畀我先君庄公，易我近周之田，于是苏子与周嫌隙益深。卫侯朔恶周之立黔牟，亦有夙怨，苏子因奉子颓奔卫，同卫侯帅师伐王城。周公忌父战败，同召伯廖

等奉王出奔于鄢。五大夫等尊子颓为王，人心不服，君若兴兵纳王，此万世之功也。”厉公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子颓懦弱，所恃者卫、燕之众耳，五大夫无能为也。寡人再使人以理谕之，若悔祸反正，免动干戈，岂不美哉？”一面使人如鄢迎王，暂幸栢邑，因厉公向居栢十七年，宫室齐整故也，一面使人致书于王子颓。书曰：

突闻以臣犯君，谓之不忠；以弟奸兄，谓之不顺。不忠不顺，天殃及之。王子误听奸臣之计，放逐其君，若能悔祸之延，奉迎天子，束身归罪，不失富贵。不然，退处一隅，比于藩服，犹可谢天下之口。惟王子速图之！

子颓得书，犹豫未决。五大夫曰：“骑虎者势不能复下，岂有尊居万乘，而复退居臣位者？此郑伯欺人之语，不可听之。”颓遂逐出郑使。郑厉公乃朝王于栢，遂奉王袭入成周，取传国宝器，复还栢城。时惠王三年也。

是冬，郑厉公遣人约会西虢公，同起义兵纳王。虢公许之。惠王四年之春，郑、虢二君，会兵于弭。夏四月，同伐王城。郑厉公亲率兵攻南门，虢公率兵攻北门，芑国忙叩宫门，来见子颓。子颓因饲牛未毕，不即相见。芑国曰：“事急矣！”乃假传子颓之命，使边伯、子禽、祝跪、詹父登陴守御。周人不顺子颓，闻王至，欢声如雷，争开城门迎接。芑国方草国书，谋遣人往卫求救。书未写就，闻钟鼓之声，人报：“旧王已入城坐朝矣！”芑国自刎而死，祝跪、子禽死于乱军之中，边伯、詹父被周人绑缚献功。子颓出奔西门，使石速押文牛为前队，牛体肥行迟，悉为追兵所获，与边伯、詹父一同斩首。髯翁有诗叹子颓之愚云：

挟宠横行意未休，私交乘衅起奸谋。

一年南面成何事？只合关门去饲牛。

又一诗说齐桓公既称盟主，合倡义纳王，不应让之郑、虢也。诗云：

天子蒙尘九庙羞，纷纷郑虢效忠谋。

如何仲父无遗策，却让当时第一筹？

惠王复位，赏郑虎牢以东之地，及后之鞶鉴。赏西虢公以酒泉之邑，及酒爵数器，二君谢恩而归。郑厉公于路得疾，归国而薨，群臣奉世子捷即位，是为文公。

周惠王五年，陈宣公疑公子御寇谋叛，杀之。公子完，字敬仲，乃厉公之子，与御寇相善，惧诛奔齐，齐桓公拜为工正。一日，桓公就敬仲家饮酒甚乐，天色已晚，索烛尽欢。敬仲辞曰：“臣止卜昼，未卜夜，不敢继以烛也。”

桓公曰：“敬仲有礼哉！”赞叹而去。桓公以敬仲为贤，使食采于田，是为田氏之祖。

是年，鲁庄公为图婚之事，会齐大夫高傒于防地。却说鲁夫人文姜，自齐襄公变后，日夜哀痛想忆，遂得嗽疾，内侍进莒医察脉。文姜久旷之后，欲心难制，遂留莒医饮食，与之私通。后莒医回国，文姜托言就医，两次如莒，馆于莒医之家。莒医复荐人以自代，文姜老而愈淫，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。周惠王四年秋七月，文姜病愈剧，遂薨于鲁之别寝。临终谓庄公曰：“齐女今长成十八岁矣。汝当速娶，以正六宫之位。万勿拘终丧之制，使我九泉之下，悬念不了。”又曰：“齐方图伯，汝谨事之，勿替世好。”言讫而逝。庄公丧葬如常礼，遵依遗命，其年便欲议婚。大夫曹刖曰：“大丧在殡，未可骤也。请俟三年丧毕行之。”庄公曰：“吾母命我矣。乘凶则骤，终丧则迟，酌其中可也。”遂以期年之后，与高傒申订前约，请自如齐，行纳币之礼。齐桓公亦以鲁丧未终，请缓其期。直至惠王七年，其议始定，以秋为吉。时庄公在位二十四年，年已三十有七岁矣，意欲取悦齐女，凡事极其奢侈。又念父桓公薨于齐国，今复娶齐女，心终不安，乃重建桓宫，丹其楹，刻其桷，欲以媚亡者之灵。大夫御孙切谏，不听。是夏，庄公如齐亲迎，至秋八月，姜氏至鲁，立为夫人，是为哀姜。大夫宗妇，行见小君之礼，一概用币。御孙私叹曰：“男贽大者玉帛，小者禽鸟，以章物采，女贽不过榛栗枣修，以告虔也。今男女同贽，是无别也。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，而由夫人乱之，其不终乎？”自姜氏归鲁后，齐、鲁之好愈固矣。齐桓公复同鲁庄公合兵伐徐、伐戎，徐、戎俱臣服于齐。郑文公见齐势愈大，恐其侵伐，遂遣使请盟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